

目 录

“南京突圍”亲历記……………刘紹武(1)

光復前后广东妇女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赵連城(16)

CC制造的火烧广州英領事館事件

 九龙城事件与广州的“后援”活动…………… 鄺震球 黎思复(30)

 广州英領事館被焚的幕后聞……………丁 丰(33)

 火烧英領事館內幕……………林志鈞(34)

陈济棠时代的官僚巨賈……………柳挺笙(遺稿)(38)

粵海(航运)公司四十年……………梁墨緣(46)

新宁鉄路的創建与被毀……………陈延焯(60)

广南船塢的創立和結局……………譚礼庭(69)

美、英差会与文化侵略……………李圣华(76)

旧时代的广东历届軍事学校概況……………龔志鑾(96)

广东的政法学校教育概述……………黎思复、鄺震球(118)

粵劇班主对艺人的剝削……………刘国兴(126)

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对广州市

 拆城筑路的阻撓和破坏……………韓 鋒 鄺震球 黃頌虞(147)

 罢工海員在广州越秀山筑的一条大路……………宇心(152)

 余汉謀等屠杀广东麻瘋病人……………李洁之(155)

 莫秀英的文武賭场……………柳凱寅(遺稿)(162)

“南京突围”亲历記

刘紹武

突围前的经过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蔣介石以“共赴国难”之名，行其借刀杀人、排除异己之实，令調各省非嫡系部队（当然也有他的嫡系部队，毕竟是掩耳盗鈴的极少数）先后投入上海战场。倒陈（陈济棠）投蔣、窃据高位的第四路軍总司令余汉謀，为肃清反侧，也师蔣介石的故技，先后令調异己部队，如一向为余所猜忌的叶肇，提升为六十六軍軍长，率譚延的一五九师（原陈济棠时繆培南的教导师），叶肇自兼师长的一六零师（原陈济棠的警卫旅扩充的陈汉光师），另一个原为陈济棠嫡系部队的巫剑虹一五四师与新成立不久的彭霖生教导旅，参加淞沪抗战，死伤惨重，所剩无几。邓龙光就在广东部队刘行、罗店剧战后，准备填补广福方面缺口，而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旬奉余命組織八十三軍，邓为軍长。除邓自己所率领的一五六师任李江为师长外，并以先期出发上海已成残破的巫剑虹一五四师归入該軍建制。

当时鉴于上海战场逐次使用兵力，被敌各个击破的教訓，由軍部參謀处长刘紹武率师參謀处长、參謀、中校团附、政訓員等十余人組成的幕僚一批，先遣赴沪，負責連絡、偵察、計劃、准备等工作。出发前几天，第四路軍总部少将高級參謀李德言与一所謂广东妇女上海战地慰劳队队

长顾飞霞来找我，据说是准备日間赴沪慰劳广东部队的。我信之不疑，对她表示欢迎。我出发前夕，她又翩然蒞止，貌似诚恳的对我说：“‘慰劳队’已买得船票，可能先你到沪。”我也将出发日期和预定到达的时日告诉她。

大約十一月十日我們由广州乘快車北上，十一日下午二時許，我午睡正甜，为爆炸的巨响惊醒。參謀李守中来报，敌机八架俯冲轰炸，怎么办？我叫他向車务組建議停車。时正通过平原，停車不利，只有加快速度，直到公平車站（湖南郴州属的一个小站）杀住車輪，各向蔭蔽处疏散。敌机跟着輪流轰炸，投弹三十余枚，死伤十余人，車卡鉄軌略受损伤。搶修至五時許續向北行，午夜抵长沙，翌日到达汉口。当时我們认为这一事件是偶然的，不虞有他。直到一九三八年夏我由汉口回到广州，余汉謀总部的參謀处长陈勉吾对我说：“李德言，李什么（曾当余的工兵指揮官，忘記其名）都是汉奸，可惜被他逃跑了”。我听见这话，回忆李、顾当时的鬼祟情形，才恍然大悟。原来炸車事件是出于汉奸的密謀。他們以为余汉謀系坐該次車北上，而施此毒計。

我們十三晚由汉口乘輪东下，大約十五日抵南京。时南京各机关团体已紛紛向武汉重庆各处撤退，目击此种情况，不胜伤感！

十六日我們到參謀本部領得地图一批，乘夜車向苏州进发，至武进，遇敌机轰炸，路軌被毀，迫而乘兵站卡車續进，十七日拂晓抵苏州。当日即见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顧祝同，得知当面的敌情和友軍状态，并得他預示：八十三軍的一五六师到达后，即占領苏州东南某某处至角直概略之綫，构筑工事，阻止敌人，負担掩护友軍进入吳福綫既設陣地的任务。我們正忙于出发的一切准备，忽又奉到新命：八

十三軍（欠一五四師）到達後，即開赴江陰，歸江防總司令劉興指揮，負確實守備江陰的任務。

第二日我們仍留在蘇州，等待部队的到來。那時，由滬前綫撤退的友軍莫不視蘇州為給養補給站，到處搜劫食物，強拉民夫，搞得鬼哭神號，慘不忍觀，而敵機更乘我之危，輪番襲炸，投彈無數，觀前街、公園區大火融融，隨處可聞哭聲，特別是夜間空襲，地面火箭（漢奸發射，為敵機夜襲指示目標的），凡如萬弩齊發，有如元宵鬧燈，精神大受威脅。由南京至蘇州途中已經飽受火箭的騷擾，初不料貼近火綫的前方姑蘇名城，漢奸的活動，更有甚者。悲憤難言。

八十三軍（欠一五四師）於十七日到達蘇州，即轉向江陰前進，大約二十日夜到達江陰附近，奉劉興令乘黑夜進入江陰要塞外圍既設陣地。由於劉興總部沒有工事位置要圖，只得進入臨時陣地，作逐次摸索，逐次進入工事的打算。整整摸索了一個長夜，有的部隊找不到工事位置，有的部隊找到了工事而沒有鎖匙，不得其門而入。

大約二十三日奉劉興令：即日馳赴無錫歸前敵總指揮（或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岳指揮。隨即照薛令集結指定地區。入夜照令占領無錫東北某某處（地名忘記）至唐橋頭之綫。八十三軍軍長即用電話報告薛岳，薛接電話後，暴跳如雷，大罵鄧龍光違背他的命令，要槍斃。鄧問為什麼要槍斃呢？薛說：誰叫你占唐橋頭。鄧說，有命令為據，薛乃啞然。

原來無錫東北有唐頭橋與唐橋頭兩個不同的地名。這兩個地名，只是字面上的位置顛動，一個在前，一個在後。薛原意是占前頭那一個的，但下达命令時錯看了後一個地名，故有此誤會，因而加速了無錫的失守。

仿佛記得蔣介石曾到过无錫打气，但无錫守軍終于經不起敌人一个强襲，遂土崩瓦解，薛岳倉皇弃城而逃。于是国民党大吹大擂的“馬奇諾”防綫——吳福綫、錫澄綫，两套国防工事，便被敌人一举突破了。

八十三軍原奉薛岳令于掩护无錫主力撤退后，向宣城宁国方面轉进，集結徽州整訓的。但邓龙光到南京見蔣后，又奉蔣介石直接命令，要一五六师沿京沪路节节抵抗掩护无錫主力轉进。此时，一五六师只好在敌前变更部署，打乱序列，造成严重的牺牲。

軍部沿京沪路轉进途中，目击脱离部队的零星散兵，到处放枪，强搶騾馬財物，强拉僱同家小逃难的壮丁，甚至枪杀負担过重、摘属不能行动的壮丁。紀律之坏，真令人难于容忍。我們赴武进途中，曾将友軍两个搶劫居民財物的散兵解除武装，綁在路旁大树脚，并书其罪行于树，以儆效尤。

八十三軍（欠一五四师）执行掩护主力轉进的命令后，十二月初又奉到命令归刘兴指揮，負占領鎮江西南的某某至某某一帶的山地（地名記不清）并負責固守的任务。

軍命一五六师依令占領陣地后，我們曾尽一日之长观察当面敌情，目击几个纵队的敌人向句容疾进，并偵悉敌指揮部就在陣地前約三十里路的村庄（地名忘記）宿营。当时我叫邓龙光向刘兴建議，以一五六师全面出击，解决敌指揮部后，即将矛头指向句容西进之敌截歼之，使南京守城部队贏得准备的时间。刘兴說，守恐不保，还說攻嗎？消极地否定了出击的方案。軍參謀长陈文复以同乡关系，用电话向唐生智作同样的建議，也不得唐的重視。次日凌晨因敌陷句容疾趋南京，結果軍奉命放弃陣地經祝下、龙潭向南京轉进。

突圍中的實況

大約是十二月七日午後到達龙潭，聞說六十六軍叶肇部已放棄湯山陣地向麒麟門方面撤退中。八十三軍奉命以一五四師位置水西門附近歸孫元良指揮，其餘即進入南京，位置於光華門內，擔任巷戰工事的構築。由於缺乏木材、鉄綫、鉄釘之類的器材，進展極慢。

十二月九日，一五六師奉命接替教導總隊光華門的守備任務。不斷受敵人飛機大炮的集中襲擊，城牆數處被毀，敵即乘飛機掩護，用竹梯爬城，前仆後繼，勢極披猖，經該師多方苦戰，敵始始滅。是役傷亡頗重，向衛戍司令長官部請領彈藥、衛生包等必需軍品，均以庫乏存品，百不得一。

十一日晚，一五六師挖通城牆積土，將教導總隊守備時沖入光華門復廓的約一個班敵軍予以歼滅。（桂永清却以此偽報“將沖入光華門之敵悉數歼滅”，得到蔣介石重賞）十二日凌晨軍部收到該師繳來的戰利品一批，軍曹的头顱一個。我們除留一束日寇以之壯胆的神符作為軍中宣傳的工具外，其餘即繳送衛戍司令長官部。此時新街口、中華門一帶不斷傳來爆炸巨响，據說雨花台已陷入敵手，有部分敵人竄入城內，因此，城內秩序大亂。

大約下午二時忽接長官部電話，找軍長鄧龍光去開會，鄧與參謀長陳文一同前去。五時左右，上校參議（第四路軍總部參議派在八十三軍服務的）柯申甫突然駕駛鄧龍光的汽車來找我。他一進軍部大門，就大叫一聲：“走呀！”這一叫，就弄得整個軍部官兵倉惶失措。柯轉述鄧的指示後，我即吩咐各主管負責人立即率所部到中央黨部集中，跟着粘着一份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擬乘車先行。詎車廂內外和篷頂車

头均已挤满了人，不能开行，同时广场马路人流汹涌，无法通过。我即弃車步行，黄昏时才到中央党部，会见了邓龙光、叶肇、陈文、罗策群（一五九师付师长。譚遜因肺病，先搭船过江，由他代师长）等，但未见一五六师师长李江。陈文对我概述了會議的要点和广东部队归叶肇指揮，掩护主力撤退后，由太平門突围出城，經当涂、宣城、宁国集結徽州整訓的任务。我問：“軍长决心如何，已与李江通話否？”陈說：“已通知李江即率部到太平門集中；我們立即向太平門移动，部署突围”。我說：“不是要掩护友軍撤退嗎？”陈說：“不管呵”。原来他們已作出决定，以叶肇部作先鋒，（叶部入城后向未使用，故集結容易）邓龙光部作后卫，搶先突围。于是叶、罗、邓、陈、刘等一拥上車。时，广场已万头钻动，水泄不通，將軍的怒罵，汽車的喇叭，均失作用；只得弃車乘馬，但馬也无回旋余地，又迫而弃馬步行。那时人多准备輕装逃命，不少珍貴行李都視如敝屣。邓龙光的几枝人参浸制的V O佛兰地酒和几盒头号的高丽参皆弃諸道旁，无人过問。只见失却节制的队伍蜂拥向太平門方面移动，秩序大乱。我們約八时許到达太平門，据报，罗策群、叶肇亲自指揮部队拆除堵塞城門的沙包。我們就在一間守兵用的小房子內靜候出城。邓龙光与他的亲近乘机在分鈔票。当时紫金山的敌炮断断续續的向太平門內盲目射击，麇集在太平門內的我軍迭有死伤，越城之心愈急。

約九时許，忽然大声鼎沸，人流蠕動，据报先头部队已开路出城，我們就爭先恐后繼續跟上，各显身手，从城門夹縫之中挤出去。由于互相挤拥，造成互相踐踏，弱者倒地，强者即踐踏而过，各顧逃命，誰管他人死活！据随后出城的人說，有一个被人踐踏，呼天不应的难友憤而拉开手榴彈，

造成同归于尽尸塞城門的慘劇。当时紊乱的情形由此可见。

我随邓龙光、陈文出城后，紧跟着先头部队沿京杭道南进，沿途为防敌的塹壕、地雷所阻，进展迟緩。約十二时到达岔路口，先头部队与据守該处之敌接触，罗策群几次督队扑敌，均不得手，最后他举起馬鞭，大呼，“跟我来，几天就几天，唔好做衰仔呀！”（广东話不要丢臉的意思）罗就在这种气憤的情形下壮烈牺牲了。。

至此检查部队，只有軍直属队不到百人，李江师并未跟上，怎么办？邓、陈等蹲在一間小屋子內一筹莫展，而一向龙精虎猛的陳文，牙縫中哆嚙之声隱隱可聞。我当时也有几分顫动，主张等待李江师到来再作突围打算。邓龙光急不及待地要爭取敌人增援部队未到来之前冲过，并立即令特务連用急襲的火力掩护，利用飞机场（似是飞机场）的碉堡（当时並沒有敌人）逐次跃进，好容易脱离了敌人的火网。特务連已死伤散失过半，連长不知下落，剩下的一个排长指揮不灵，名为护邓（紧随邓的身边）实則怕敌，不敢向前搜索。此时，揣邓心情，大有：“誰人救得李世民，你做君王我做臣”之感。我自忖兵微将寡，长路漫漫，必无生还之望，何如死中求生，冀侥幸于万一，乃自告奋勇，单人匹马，自任前驅，偵察一段，回头領邓跃进一段。很快的掌握了一条規律，凡是有篝火的地方就是有敌人的地方，（敌怕我軍接近用以照明的）远离火光前进，万无一失。我們在一个小高地准备第五次跃进时，不见陈文和柯申甫二人，邓想株守以待，我則认为他們二人是有意識的离队，（因柯是上海人）主张不等，赶紧續进。大約十三日上午三时許到达一个不知名的山脚，隱聞急速的脚步声，乃靜伏以观，无何，很清楚的听见：“丢那媽，蘿蔔头”的口音，分明是自己

人，这一喜，如获至宝，活似放下了一块大石，即尾随其后跟进，步履也轻松了许多。到一小树林休息，检查自己的一堆，只剩下十几个人，除邓龙光和一个随从副官王志外，其余就是我与邓的卫士三、四人，及特务连兵二、三人。拂晓前我们到了淳化镇附近的上坊山老虎洞（地名）才知道昨夜在我们前头作响导的，原来是莫福如、华振中与他们三、四十名士兵。他们备说罗策群战死的经过与叶肇、黄植南（叶肇的参谋长）司徒非（一五九师旅长）等踪跡不明的情形。不胜叹息。

我们决定利用山地俯瞰观察敌情，再作下一步的打算。是日从难民口中望遠鏡下的观察，知道淳化镇不时有敌出没，京沪公路时有战車巡邏，附近村庄沒有敌情动静。我们决心利用黑夜接近公路埋伏，相机钻隙通过。

是日下午六时许，见教导总队旅长馬威龙率一小队官兵約数十人经过，彼此交換了一些情报和突围意见，我们即利用馬部（馬威龙部队）为試探前鋒，随后跟进。他们很快的过了馬路，我们恰遇敌战車三輛向南京西进，故即隱伏，相隔約半小时之久，才通过馬路，竟与馬等失却連絡。因此我们只得用地图校正方向，向南摸索前进，午夜抵秣陵关附近，探知該处之敌正整装待发，乃折回竜都，时东方已白，即昼伏一个較偏僻的村庄，各向居民买得便服化装难民，利用夜間钻隙前进。至九十里店（苏皖交界的一个地名）遇到一群約百余人由上海战场退下来的广西部队官兵据險截劫，繳去我们先头部队的枪，同时向我们包围，我们以众寡悬殊，只得退避三舍，隔河戒备。十五日夜找得当地居民羌潤田（后随邓回到广东，由邓送他入軍校，毕业后当过排連长）帶路，才繞过該处。那时既怕日寇又怕散兵，狼狽不堪。

之后，依每日当地情况昼夜交互行进，在百无聊赖中，彼此谈到抗战前途和以后的动向。邓龙光认为纵使蒋介石还有民族气节，抗战到底，也不愿再着征袍，徒供他作无代价的牺牲！因此主张不如各自利用地方关系回老家打游击，去消耗敌人实力较有意义。我同意邓的悲观论调，并说愿意与他共同行动，最好就是再找得一、二辆破战车驶入雷州半岛徐闻密林中，诱击该处的猛虎，消灭多年未清的虎患。这样，既可以打击敌人，又可以为民除害，生活更为美好。他说：如果能如愿以偿，愿赠送猎枪作伴，并以身穿猎服大衣送我作为纪念。这时邓对我的感情，显然与在南京太平门内撇开我在分钞票时的情形完全不同，我固以此自慰，当然对他的安全也就愈为关心。幸而通过石臼湖敌人封锁线后，就一路通行无阻，如释重负。

十九日我们经过一个有饭馆、澡堂、区公所、保安队等相当热闹的市镇（安徽境，不记得什么名了）大家都想在这里好好的休息一晚，但据了解，旅馆不够棉胎，同时得知离市镇五六十里的外围常有敌人出没。怎么办？邓不假思索的取出他印有官衔的名片叫人去找区公所所长。该所长很恭顺的马上征集了二三十张棉胎送来，并说，马上派出保安队去警戒，保证安全无事云云。

本来邓龙光在电都化装时，就想将名片和唐生智的突围命令焚毁了的。我对他说：现在还不是消灭军人痕迹的时候，以后可能还有用处。果然，是晚用上了。我们就在那里大吃，大喝，大洗一顿，既饱且醉，并清除了身上的积秽和不少蚤子。国民党时代，死老虎仍可妄作威福，当然该所长也少不免借此捞其一笔，只有老百姓倒霉而已。

我们二十一日到达南陵，这是上官云相（余汉谋的妻

舅)的驻地,我們就在此休息了两三天,向各有关方面发出电报,乱吹“英勇突围”的謊話,随得蔣、余复电慰勉有嘉,同时奉令赶赴屯溪收容。到屯溪后曾随邓龙光到宁口开会。記得当时有陈誠、白崇禧、罗卓英、薛岳、吴奇伟、陈沛等人参加。会上讲些什么?邓龙光当时曾对我讲过,但已記憶不清了。我們在屯溪住了十多天,記得与邓龙光、吴奇伟、陈沛、黄占春等在黄山渡过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一月中旬,六十六軍、八十三軍各收容得由南京陸續出来的官兵一两千人不等。于是,六十六軍由林伟儒、莫福如、郭永鑣率领,八十三軍由王得全率领,分向湖南的攸县、安仁等处集中訓練。

記不清一月上旬的某日随邓龙光、白崇禧乘汽車赴南昌,在南昌逗留了一天,曾到飞机场訪問广东空軍的友好,并參觀了苏联志願队空軍。我們无不敬佩苏联志願軍日夜磨守机下,斗志昂扬的國際主义精神,提高了我对空防的信心。

事后的见闻

在南昌逗留了一日,又与邓、白乘火車經株州到武汉。在武汉先后见到了一五四师师长巫劍虹,該师參謀长张弛;一五六师师长李江,該师參謀处长张显歧。据巫劍虹說,他們于十二月十二日夜从人叫馬嘶,爭先出城的部队中获悉放弃南京的企图后,与參謀长等几个主要人員由烏龙山搭船过江的。李江說,他接到电话命令后与駱应劍(第四路軍上校參議)經中央飯店至挹江門目击一片喧嘈紊乱现象,想渡过此門勢非焦头烂額不可,无已,乃与駱走到离城几百公尺的地方,用脚縛吊出城外,走到下关經過种种周折才搭得某部

輪船過江由隴海路回轉京漢路回到漢口的。張顯歧談到他脫險經過的情況猶有余悸，并痛恨李江只顧個人逃難，不顧部隊生存，造成嚴重損失的後果。以下是張顯歧當時說的話：

是晚黃昏時候，師部秩序大亂，我不見李江踪影，當即檢點了一些必要的東西，匆匆向下關方面移動，十時許到達中央飯店附近，遇見李江、駱應釗二人，問他怎樣部署突圍？他顧左右而言他，我揣其用意，是避免部隊拖累，作個人逃難打算的，只好心照不宣，各顯神通。由於我在南京陸軍大學念過書，熟悉市街情形，很容易通過了擠擁不堪的揚江門，到下關遇見桂永清，準備附驥渡江，不料轉眼不見桂的踪影，焦急至極。想起自己在陸大時游泳過江的往事，自以為有把握的渡過長江，即叫衛士鄒霖想法過江，自己一股氣游到江心，詎知軍服阻水，不易活動，而且手脚被凍得僵硬，無能再泳，惟有隨潮水漂流。任其所之，無何，被沖回下關泥灘，仰臥不起。時已十三日清晨，幾個四川兵看見我身穿軍官服裝，大約是為着從我身上撈些油水，便跑到我面前，看見我還會說話，便把我抬到岸上，并給我篝火取暖。我感他雪中送炭之誼，將我身上所有的紙幣之半，約百餘元分給他們。說動他們征集木材搭排，他們很快的找到了板凳之類的一批木材，但找不到鉄綫繩索，只用有限的脚縛連結，不夠堅牢，無法划行，後棄木排沿江岸而下，另想办法。目擊不少‘失群的孤雁’亂抓木板、木頭、禾桶（打稻谷用的）甚至行軍鍋作為渡江工具的，多沒入江中，呼救之聲，慘不忍聞。行不遠又遇見衛士鄒霖徘徊江邊，我一面叫他趕速設法過江，一面渡過一條寬約四、五十碼的小河，遙見江心一個木排，由一個人划動象走馬燈一樣在江面打轉，我即脫去軍服外衣，游近木排，排上的人舉起木棍拒絕我上

去。我以会划排、会駛舵，如果不让我上去，你一个人划不动，結果同归于尽一类的話說服他，他才同意。我即以鋼帽作槳舵兼用，順流划到八桂洲对面的江北坭滩的边緣。在那里眼見千数百人和不少牛馬（騎牛、騎馬过江，短距离是可以的）陷入坭沼之中，有些被埋了半截，有些仅露出头頸，淹淹一息，呼救无力，可謂极尽人間慘狀。我們自身难保，又何暇營救他人。只有吸取现实教訓，將排上杉木平置泥潭之上，逐步移动，这样侥幸登上北岸。时为十三日下午二时。遙見日艦一艘溯江而上，到烏龙山下游即发炮襲击下关江面，江面号声震天。敌艦見无返击，即直駛到八桂洲拋錨，放下几个小艇包围江面散軍，同时将一艘挤滿了千数百人，不聞发动机声的火車輪渡击沉，更慘不忍觀。計是日亲眼看見死于下关江面的我軍不下三四千人。”

張的見聞，不但反映日寇的殘忍，也反映蔣介石的消极抗战带来的灾难。

大約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蔣介石在武昌珞珈山召开一个什么軍事會議，会上不少嚐过南京逃难风险的“將軍們”都說唐生智放弃南京，沒有下达命令，弃城逃走，致釀成慘重的牺牲，唐生智应負完全責任。据邓龙光对我說：“当时蔣介石很冒火，言不由衷的說了很多廢話，（仿佛記得邓曾說过蔣要組織軍事法庭审判的話，）我（邓自称）过意不去，由怀中取出唐生智放弃南京时給我的油印命令，才給唐解圍。”

自蔣介石召开那次會議之后，所有敗將无不規顏人世，仍照旧穿上軍服，而熱中功名的邓龙光当然也不会例外，仍高踞其八十三軍軍長职位。大約同年四、五月間，一五六師由湖南調回广东整訓，与一五四師分別盘据于增城番禺之間，

而邓则常在华南重镇——广州过其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忘记寇患日深，与南京逃难的耻辱了。

大约是同年的二月间叶肇、黄植南先后回到广州，巍然不知人间羞耻，出现中山纪念堂报告他被俘脱险的经过。之后，叶、黄亲口对我修谈的情形，约略综合如下：

叶肇说：十二月十二日晚，他与黄植南冲过岔路口后，即遥望山地摸索前进。天明，至汤山附近，找得便衣化装难民，准备逃往上海。但人生路不熟，怎样逃呢？颇费躊躇。两人在山地潜伏了一天，饿得饥肠辘辘，迫而冒险下山觅食。到一个不知地名的地方，忽然枪声大作，两人不约而同的躲入一个堡垒，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默祷神灵庇佑。至黄昏，一片沉寂，知敌已远颺，即离堡垒循小路踉踉而行，见路傍番薯皮一堆，如获至宝，分食之余，大有金山苹果无此美味之感。各将其余珍藏于袋，以备不时之需。是夜为着觅食进入一个不大的村庄，搜索了几个房子，闃然无人，最后碰到一个年约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也没有得到可以充饥的东西。正懊丧间，忽然枪声一响，鬼子蜂拥入村，他们即爬入禾草堆中的床底。俄而鬼子拉老婆婆在床上强奸，他们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动弹。鬼子去后，他们即取禾草作被垫，借床底“软席”以度寒夜。第二日看见京沪公路不少三五成群的难民往来，他们即混入难民中间往上海方面东行。不到几里，望见一队鬼子由东往西，这时只好硬着头皮前进，希望侥幸过关，不料狭路相逢，鬼子偏看中了他们两人，要他们挑担。黄植南先崇萝卜头抢头槌迫，勉强挑了六、七里路，伪装脚痛走不动，被鬼子踢了几脚，他就索性赖死。于是一担满载中国人民血汗的脏物——一个“大日本”上等兵的行李就落到国民党军长叶肇的肩上。1937年3

月間黃植南與我——本文作者同在武昌珞珈山受訓時也很自得的將上述大致相同的情形告訴我。他說：當他詐死不動時，鬼子把行李壓在伯芹（葉肇的別號）肩上時，伯芹曾狠狠的瞟了他一眼，默示不應獨善其身，當時他也有點後悔，但已不及，只得分離。此時，葉肇說，他真如失群孤雁，百感叢生。他生平未嘗挑担，忽然壓上几十斤的東西，確實難于走動。蘿卜頭看見他胡須長長，不能勝任，另找得壯者代替，他才因此恢復了“自由”。吸取這次教訓，他採取遠离交通要道躲過風頭再作打算的辦法，在某處（地名忘記）躲了若干日，摸清敵情，逐次接近上海，遂由上海搭輪回粵。

葉肇自以為能在敵人层层包圍之下，并且落入敵人之手，還能脫離虎口無恙歸來，沾沾自得。還叫他的參謀處長郭永鏞編寫了一本仿佛記得是“首都突圍記”（郭當時很得意的逢人便說葉肇的小冊子是他編的）的小冊子，冊子上的封面是用他身穿長袍，束其腰帶，留其長須，化裝逃難的照片。并且將上海攝的照片大事翻晒，分贈親友，以示驕傲。

我記得同年二、三月間我與這位“英雄”同住在漢口旋宮飯店，見他在房子里與一小撮的國民黨記者眉飛色舞的大談特談其“突圍”事迹，座中的記者還極力慫恿他早日增編付印，以廣宣傳。你看，蔣政權下還有正氣嗎？

靚顏歸來的“英雄們”依然做其大官，聲勢煊赫，这样就激動了埋名隱沒，以觀風色的隱者，陸續出現。如龜縮茅山“修道”（當時有人这样取笑他）的八十三軍參謀長陳文匆匆下山，取道上海回來；一五六師的旅長黃世途據說也毅然拋棄其隱身所在富于椰樹風光的南洋任其副師長。充分反映蔣朝正氣消沉，軍紀國法蕩然無存。及今追憶，猶令人發指。

我讀过全国政协文史資料选輯第十二輯同十五輯內有关南京突圍的記述，对广东部队叶肇、邓龙光等按照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命令突圍，评价很高。我是当时亲身参与所謂南京突圍的一員，特如实的将上述經過与事后見聞，表而出之，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刘紹武 1961年9月4日。

征求广州“淪陷时期”史料启事

本选輯将在以后一个时期，选編較多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凡属于1938—1945年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日伪統治”史料，不論軍事、政治、財政、文化教育以及那暗无天日岁月中的社会面貌与人民群众的政治面貌的記述，一事一人的介紹，都一样欢迎。个人的生活日記、回忆、札記等有参考价值者，也欢迎提供。一經选用，均酌致酬金。

一九六一年十月

光复前后广东妇女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赵連城

辛亥革命前数年（1909年、己酉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澳門相当活跃，一些半公开的机关如香港的“民生书报社”，澳門的“濠鏡閱书报社”也先后成立，通过这些机关，发展会员。那时候，香港、澳門已成为同盟会在华南的活动基地。会员們經常来往于內陆与、港、澳之間，准备起义光复广东。由于妇女占人口半数以上，在行动上較易避开清廷密探的耳目，因此同盟会在发展組織也就注意吸收妇女。当时的宣传口号除了側重于“驅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也涉及反封建的社会改革問題——如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提倡女权，反对作妾，反对纏足之类，这对当时青年妇女來說，都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加上1907年（光緒33年、丁未）光复会女志士秋瑾的英勇牺牲，对省（广东下同）港、澳妇女知識界也有影响。一些觉悟的妇女相率投身到辛亥革命的行列。她們一般出身于封建家庭或资产阶級家庭，其中包括有女学生、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有些还是富商的寡妇或妾侍（姨太太），也有一些是逃避官婚的少女。她們除了不同程度地受到民族革命的鼓舞之外，对她們个人來說，不少是饱受封建家庭的压迫，或对婚姻問題不滿，精神上徬徨痛苦，接触到同盟会的宣传，便相信它不仅可以救国救民，而且也可以解放自己。一